

《附錄》

虛懷若谷的善意

王桂花

——訪人類學者胡台麗

原本，一個幸福順遂的生命，要去體察另一些截然不同的生命，就不是件易事；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人類學者胡台麗，却本著人類學的基本信念——參與及觀察，細膩地關照處於不同文化的人。

胡台麗有副高挑的身材，削得短短的頭髮，加上怡人的笑意，予人輕鬆、自在的感覺。望著身著牛仔褲、平底涼鞋的她，不難想像她在《媳婦入門》一書中描述自己在做田野研究時，與村婦們一塊兒在溝邊洗衣、田中插秧的模樣。是怎樣的生活磨練，使她輕易卸下學者的矜持，全然融入這種懸異的文化中？又是怎樣的心意，使她欣然接納不同層面的人們呢？

「其實，人的問題一直最令我困擾，每當我以為是這樣的，外面的世界却總

是告訴我並不是這樣。」循著這次訪談的主題，胡台麗談起她的經驗和看法。

在家裏，胡台麗是長女，從小求學便很順利，因此家人也對她予厚望。而在學校裏她更是一位乖巧可愛、深得人緣的學生。在她純淨的心靈裏，一直認為世界上每個人都是好人，直到九歲那年。在她過九歲生日時，興高采烈地邀請許多小朋友來家裏玩，並央媽媽為她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，她期待每一個小朋友都會來。結果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出席，她感到很失望，也很難過。為什麼他們不來呢？我對他們都很好啊？年幼的胡台麗發現，自己的期待和別人是這麼不一樣，於是，她第一次開始對「別人也和我一樣」的觀念產生質疑。

她又憶起發生在大學的另一樁事。和多數大學生一樣，胡台麗也有社團活動的經驗。有一次參加慈幼社辦的活動之後，碰到一位同學。對方對她說：「妳怎麼會去做那種假慈悲的事？妳以為把愛心施捨給別人，等到不想參加時又任意把愛心收回，會帶給別人更多快樂嗎？」原本愛心洋溢的她，忽兒被澆了盆冷水，愣住了。她不明白，想為人服務的心意何以被扭曲至此？不過，這種嚴苛的提醒讓胡台麗重新思索當初參與社團的動機是什麼，當她想清楚後，反倒更坦然地參與活動。

「我相信人之所以會產生挫折和打擊，一定是自己缺乏某些東西，而那些東

西又是很重要的。每當處在逆境時，我總是極力想把那些打擊轉化為正面的助力，讓自己更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，怎樣去擴大思考層面。」

基於這種喜好向逆境挑戰的個性，她認為每件事情的背後必有因果關係。就在她不斷地問「爲什麼」、不斷地挖掘事象的因果時，她深深地喜歡上人類學。臺大歷史系畢業後，她便赴紐約市立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。

在嚴謹的學習歷程中，胡台麗接觸更多「人」的問題、「人」的文化，也更看清人是複雜的。每一次田野研究，也正是她深切反省自身的機會，逐漸形成了對自己、對人的信念。

唸高中的時候，胡台麗曾讀過英國作家喬治·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, 1903—1950）所寫的《動物農莊》（Animal Farm），書的大意是描寫一羣飽受壓迫的動物，爲了反抗人類的統治起而革命。革命成功後，動物們要自行管理農場，便推選一隻豬爲新的領導者，大家以爲恐怖悲慘的夢魘已渺然遠逝，美好遠景即將展現眼前。誰知道，豬的統治方式愈來愈接近人類的統治方式，不但住進人的屋子、睡人的床鋪，最後甚至握著皮鞭，立起後腿學人走路的模樣。

作者用許多動物表現不同的人性，每個角色都很鮮活，而胡台麗獨獨對其中一隻著墨不多的驢子留下深刻印象。這隻驢子自始至終參與著故事中每一個情

節、每一個變革，却一直保持著冷靜的頭腦，不會為追求理想而喪失理性，也不會為悲慘現實而痛不欲生，牠只是默默地參與著，靜靜地觀察著。

這隻驢子讓胡台麗過目不忘的原因，正是人類學所強調的參與和觀察。「當一個人融入一個環境中，既要有參與者的狂熱，又要有觀察者的冷靜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當時，我很喜歡這隻驢子的『冷眼靜觀』，也喜歡扮演這一種角色。」

但是，除了冷眼靜觀之外，驢子並沒有為整個故事情節出太多力氣，在「動物農莊」中也看不出牠影響了任何人或任何事，牠的想法是：「不論怎麼努力，結果都是一樣的。」難道胡台麗也持著相同的悲觀、消極嗎？

「我欣賞牠的『冷眼靜觀』，但現在的我，更希望自己是個『冷眼熱心』的人，為一些可爭取、可改變的事情努力。」在胡台麗的眼中，世上並沒有那麼多的「不可能」，每當面對別人認為不可能時，她總要想盡辦法使它變成可能。她堅信：若要不被挫折打敗自己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克服挫折。而在她的生命歷程裏，也的確因著這樣的信念征服了許多不可能；每征服成功一次，便增加一分力量，也更促使她在日後面對困難時，以這種方法去處理。

就以去年計畫拍攝排灣族五年祭的紀錄片來說罷！拍攝一部這樣的人類學紀錄片，一直是胡台麗的心願，當她把這個構想告訴友人時，並未得到太多的附和，

原因是：沒有任何電影公司或電視公司願意資助，也得不到有關單位的支持；況且連攝影人員、攝影器材都毫無著落，怎麼完成呢？此外，也有人對胡台麗的能力表示懷疑，在紐約時，她只修過一門有關電影的課程，也只和別同學合拍一部三分鐘的影片，這樣的經歷足以拍攝長達半小時以上的紀錄片嗎？

「不可能」的預測從四周響起，而她就偏不信這個邪，繼續推動這件事。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，最後還是把民族學研究所裏那部二十多年前的老攝影機請了出來，經過一番清理，再向朋友借來鏡頭，總算讓事情的進展有了點眉目。就在此時，幾位朋友也都伸出援手，終於促成了這部紀錄片的完成。當片子拍成後，得到了同僚及友人的回饋，也得到排灣族山地朋友的熱烈反應，胡台麗深深感受到：當初的堅持是有價值的。

為什麼她要這麼堅持自己的看法？倘若胡台麗願意在困境重重的境遇下和現實環境妥協，又何需日夜奔波，為一部影片承擔如許的壓力和掙扎呢？是好強？是叛逆？還是尋求突破、創新？

「和西方社會比起來，我們的社會顯得保守了些，不能很快地接受創新的事物，有時反倒希望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做聽話的乖寶寶。但我覺得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爭取、去突破，否則便只有屈服於現況，承受著『不可能』的後果。」然而，

胡台麗是個不甘心告訴自己：「算了！爭什麼呢？現實就是如此」的人，在尚未爲一件事努力之前，她不會認爲是不可能的。

縱然，這番話語是如此豪氣萬千，她却仍以她那慣有的笑顏輕柔道出，非但不讓人乍感突兀，反而心生傾羨，這個女子的內心世界原是這麼坦闊雄偉。

人類學家最需接近的便是人羣，然而每個研究主題和對象都相當迥異，一會兒工廠、一會兒農村、一會兒是山地。我們每個人都馱負著自己一生的經歷和文
化習性，如何拋下原有的一切，重新接納另一羣人、另一種文化呢？

「人的事情常帶給我很多困惑，而人類學讓我懂得如何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問題，以心平氣和與諒解的心去思考，讓我將整個人世重新做一次排列組合，包括我自己。」

基本上，胡台麗相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，每個人也都可以被了解的，只是有些時候，人們會畫地自限，把自己拘限在某一種生活圈子裏；事實上，她也很不願意別人把她畫定在某一個圈子內。

「時常我不願拿出自己的名片，怕別人一旦發現我的身分以後，便以他們對那個圈子的刻板印象來待我，相處起來便不自然了。雖然每個人多少都可歸於某一種生活圈，而這個圈子也會把人塑造成某一類型的人；倘若自己也認定自己只

屬於這個圈子的話，便很難突破自己，更不能了解生活在不同層面的人們了。」

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到六十七年初，胡台麗曾在臺中南屯劉厝庄做田野調查，爲了實際體會鄉間生活，並收集農村社會變遷的資料，她遷入了一個位於中臺灣、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小村落，透過溝邊洗衣、騎車買菜、觀摩學習家事和農事、參與婚喪祭拜活動、日常閒聊、正式訪談等方式，她結識了村中每一戶婦女，也被接納爲她們的一分子。在一年多的觀察中，胡台麗探索農村從過往到今日的生活軌跡，發現這小小的農村社會在近二、三十年來，經歷了顯著而深刻的改變，多篇真切而具體的報告於焉產生。

當她遠赴新幾內亞、斯里藍卡、泰國等地旅遊時，她也能很快地卸下學者的矜持，任自己肆情縱意地進入當地的文化裏，向那兒的人們學習所不懂的事情。雖然每次和陌生人接觸時，心中仍免不了些許衝突，但她總是有決心地克服了這些。

「人生有許多可能性，每個人也同樣有許多可能性。我喜歡對自己做這樣的考驗——每當遇到和自己不同圈圈的人時，我要看看自己究竟可以放鬆到什麼程度，緊張到什麼程度，用什麼方法、在什麼地方、什麼時間去縮短自己與別人之間的距離，這些都是一種考驗，也是一種藝術。」

就在向自己挑戰的過程中，胡台麗的胸襟逐漸寬闊了，她不斷修正自己的想法，並思考以前為何會做那種錯誤的判斷、之後為何又有這樣的修正、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、別人又怎樣想自己。一遍一遍地纖膩反省，胡台麗為自己勾勒出愈發鮮明的自我形象。那麼她對於別人又是怎麼個想法呢？

「我的確接觸了不少人，愈接觸愈覺得沒有不能交往的人。」胡台麗的想法是，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，所以沒有令她特別崇拜的人；世人也沒有全然一無可取的人，因此她也不覺得要去輕視誰。她只是平等地、很自然地、很放鬆地和別人交往。這後面是怎樣的理念在支持著呢？

「基本上，我是從性善的觀點來看人性，假設『每個人都是可了解的』。我相信人都是有良知良能，一分善意的付出，當可獲得一分善意的回報；縱使得不到善意的回報，也不至於是惡意的對待。」她相信人都是可以被了解的，人也是可好可壞的，因為具有相當大的可塑性。而使人變好或變壞的關鍵，常在於人與人的溝通上。有時候一個表情，對不同文化或不同背景的人代表不同的意義，很可能會造成誤解。胡台麗認為，只要自己夠誠懇、夠坦白，以對方能夠了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善意，就可避免溝通上的挫折了。每個人對萬事萬物的了解是有限的，要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，需要經驗和知識的累積，才不至和陌生人或陌生的文化

有太大的差距。

雖然，胡台麗也深知「人性本善」的觀點，往往讓她把人性看得過分天真、過分單純，她却寧願在天地萬物之間保有這分善意。人與人之間的瞭解本屬不易，若再放進更多的複雜，豈不造成更大的阻隔？就像每一次做田野研究時，一開始抱著某種假設或成見前往，往往和後來的研究結果有著很大的出入。每遇這種狀況，胡台麗便靜心地和自己溝通，洗滌內心的成見，重拾虛懷若谷的心境去親近外界的人和事。

潛心於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十多年，胡台麗所希冀的也不外是幫助人們了解另外一羣人，縮短人與人之間的鴻溝，讓每個人的善意在人世間流動著、交融著！

（原載於74年2月「張老師月刊」）